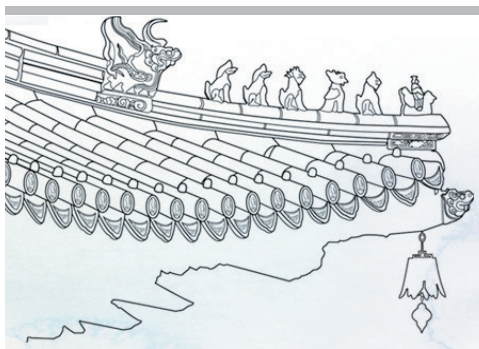

寒冬泡个热水澡是一桩美事，既洁净身体，又愉悦心情。古人是怎么对待洗澡这件事的？自今日起，咱们说一说。

——编者

【娜说河洛】

“古人洗澡好讲究”之
臣要休假去洗澡

□记者 张丽娜

沐浴有专属地方

在古人眼里，洗澡和沐浴是两码事——至少东汉是这样。

东汉《说文解字》有云：洗头发是“沐”，洗身子是“浴”；洗脚叫“洗”，洗手叫“澡”。

洛阳是东汉的都城。现代洛阳人说洗澡，意思是全身都洗，而一千多年前的洛阳人听见这话，会认为只洗了洗手脚。

今人推崇饭前便后洗手，古人在这一点上也很讲究。据《礼记》记载，周天子洗手很勤，一日三餐前，早朝、晚朝后都要洗手，还每天洗头。

沐浴更是一件大事。古人认为，沐浴不但能洁净身体，还能净化心灵，所以，但凡遇到庆典、祭祀等重大事件，都要沐浴净身，以示庄重虔诚。

商代君主成汤（就是迁都偃师西亳的那位），在浴盆上刻了一句格言：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提醒自己不断创新、不断超越。

在沐浴这件事上，周天子也不含糊。据说，东周诸侯到京都洛阳朝见天子时，周天子会赐其一块“汤沐邑”，令其斋戒沐浴。沐浴还有专属的地方，可见此事多么神圣。

不许洗“鸳鸯浴”

从《周礼》《礼记》罗列的诸多规矩来看，古人应是三天一洗头、五天一洗身。若父母年迈，子女还应为其沐浴，以尽孝道。

周代有一条规定：夫妻得各洗各的。小两口恩爱甜蜜，想洗“鸳鸯浴”玩浪漫，不行！封建社会讲究男尊女卑，古人认为，男女共同沐浴不但失礼，而且会沾上晦气，导致阴阳失调，不利于养生。

古代，家里有客人来访，主人得准备洗澡水，请其沐浴更衣，然后再设宴招待，方不失礼。现代人接待远客，说为其“洗尘”，便由此而来。

臣要休假去洗澡

虽然不许两口子洗“鸳鸯浴”，但是臣子们想休假去洗澡还是可以的。

汉代，朝廷特意为洗澡设定了一个假日——每隔五天，官员们可放假一天，专门回家沐浴，美其名曰“休沐”。

不放假不成啊，古人洗澡实在麻烦，因为规矩太多了：要准备两条葛巾，粗的擦洗下身，细的擦洗上身；出浴盆后，先站在草席上磨蹭脚底，除去足垢，再用热水冲洗一遍身子，方可穿上衣服，然后还得喝点饮料。

这在“古人礼仪手册”——《礼记》中写得明明白白的，得照着做！

至于有没有人违规，那就不清楚了。反正，唐代洛阳籍诗人刘禹锡好像没认真洗澡。他上班的时候，老是“五日思归沐，三春羡众还”，光盼着休假去泡澡，借泡澡的名义跟朋友们游山玩水。

这也难怪。洗澡都有这么多规矩，日常生活中的繁文缛节想必更多，官员在官府办公应是很憋闷的。你羡慕古代公务员洗澡有假期，他们还羡慕你有双休日想咋洗咋洗呢！

■投稿邮箱：wbheluo19@163.com ■电话：0379-65233686

【老街旧话】

车和路

□沙草

我从报纸上看到，市里开通了99路公交车，从牡丹广场到龙门石窟。这使我想起了我市公交车的历史。

我这等年纪的人，乘公交车上班是在20世纪70年代。那时的公交车实在有限，只有1路至6路。1路是从西关到谷水，2路是从金谷园到武汉路，3路是从西关到龙门，4路是从西关到辛店（后发展到延秋），5路是从金谷园到东车站，6路是从西关到白马寺。后来有了九都路，洛阳增加了8路公交车，从西关到耐火厂。

现在这几条公交线路都有了一些变化。比如101路就是原来的1路，103路就是原来的2路，5路、8路的线路延长了，56路有6路的影子，只不过发车点从西关改成了火车站，53路有3路的影子，终点站还是龙门，只是发车点改了。

再往前说，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市里只有两条公交线路，其中一条从西关到东关，因为老洛专医院在东关，走西大街、东大街，经过鼓楼。

写到这里，我忽然想起书中的一个记载，说的是20世纪前半叶，老城几乎全是土路，百姓形容它是“晴天扬灰路，下雨水泥路”。只有两条路例外，一条是东大街百佳胡同到东城门，一条是三复街东段到御路街南口，这两条路上铺的是石条。

路面变好是渐进的，我住的街道就是个例子。民国时期，逢年过节，保长会在街上敲锣吆喝：“黄土垫街啦！”百姓便设法从城墙边弄点儿黄土垫街。20世纪60年代初，街道变成了灰渣路，每人手里拿一个木拍子，使劲地在路面上拍打，把灰渣路拍结实。这条路维持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，便烂得不成样子了。记得我结婚时从北关拉嫁妆，到了街上竟污水坑成片，难以下脚。所以，在那时胶鞋是必不可少的，最好是深腰的，好蹚水。现在好了，孙辈们都不知道什么叫胶鞋了。

【河图洛影】古代壁画

北魏星象图壁画

壁画年代：北魏
出土地点：洛阳

北魏星象图壁画是1974年洛阳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北郊的北魏权臣元乂墓中发现的。壁画绘于9.5米高的圆形穹窿墓顶上，直径近7米，突出描绘了恒星等天体。壁画正中绘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带状区域，代表的是银河；用朱色绘出300多个大小不一的圆点，代表的是恒星；有些星和星之间用直线连接，代表星宿。整幅壁画将天体描绘得非常形象逼真，天文学家很容易从壁画中识别常见的恒星及星座。

这幅壁画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年代较早、画幅较大的一幅天文图，比著名的苏州石刻天文图早约700年，比敦煌星图早约400年。从这幅珍贵的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出，早在北魏，人们就能对所观测到的星象标记作图了。

吴迪 文/图

■ 版权声明 除法律许可之外，未经本报书面授权，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使用本报享有版权的内容。 联系电话：0379-65233520